



将爱 大文豪的情与爱

爱如此盛大，你将如何安放？

爱，是彼此的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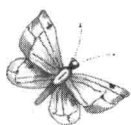
摄人心魂的爱情火花，是人世间最美的牵绊。

张妙 / 著

将爱

大文豪的情与爱

张妙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将爱：大文豪的情与爱 / 张妙著. —南京：
译林出版社，2015.9
ISBN 978-7-5447-5664-8

I. ①将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78511号

书 名 将爱：大文豪的情与爱
作 者 张 妙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陈绍敏 苑浩泰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4.25
字 数 113千字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664-8
定 价 32.8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你是我的药 / 001
- 四千个春天 / 011
- 凤凰委羽 / 021
- 爱的另一种方式 / 033
- 河狸一直在等待 / 047
- 玫瑰文身 / 053
- 爱，是不死的欲望 / 058
- 春空千鹤若幻梦 / 068
- 笑之后 / 083
- 安能辨我是雄雌 / 092
- 三次突围 / 104
- 此生只为一人来 / 112
- 乌夜啼 / 121

她那么看过我 / 135

偶 然 / 144

即使不被爱 / 148

温柔的“杀手” / 154
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/ 166

高山流水遇知音 / 177

青春的童话 / 199

你是我的药

颇有一些女孩子，在未嫁人之前总是病病歪歪的！说她有毛病吧，查不出来；说她没毛病吧，整天哼哼唧唧。这就是老话说的：“女大不中留，留着结冤仇。”赶紧把她嫁了，生儿育女，就一切都ok了。

问题是像伊丽莎白·巴莱特小姐这样在15岁时骑马跌损了脊椎，已经在床上瘫到38岁的女子，谁会要她呢？

虽然她是种植园主的女儿；虽然她9岁写出第一首叙事诗；10岁创作了一部法国悲剧；13岁发表了一部咏叹希腊马拉松战役的四卷史诗；25岁翻译了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》；26岁推出个人诗集《天使们》……有什么用呢？对于一个瘫痪的人来说，坚持活下去，就已经是不容易，幸福、快乐之类的就不要去妄想了吧。

起初，她家里的光景是很不错的。她有11个弟妹，有极其宠爱她这个长女的父母，一大家子人住在英国西部风景如画的乡村里，美丽聪颖的她简直就是茜茜公主！可惜，命运只给了她短

短一截阳光。15岁摔残，23岁母亲去世，接着最可爱的一个弟弟因为陪伴她去异地养病，却意外溺死了！魔咒之下，父亲的事业开始凋零，他变成了一个易怒暴躁，行为乖僻的老人……

谁能坦然接受这一连串的打击？她不是钢铁女战士，她其实是诗意盎然的林妹妹啊，为何要让她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？”在绝望、羞愧、内疚、痛苦交织下，她委顿了，自闭了，连话都很少再有。整个夏天，强打精神让人抱下楼，晒一两次太阳；漫长的冬天，只能蛰居在床上。

她在这里看似活着，也在这里即将死去。

若不是有诗，这个女子，这辈子也就这么完了，可是看到她这样的诗：“我一环又一环计数着我周身沉沉的铁链”，让人怎能不为她心酸呢。

难道她真的就这么完了吗？诗神不答应了！她写的诗，可不是任何阿猫阿狗都能哼两句的打油诗，“这是自莎士比亚以来最出色的十四行诗！”

是谁给了她如此之高的好评？

是上帝派来拯救她的天使。化名罗伯特·白朗宁，时年32岁。

她比他大6岁。不久前，38岁的“老女人”伊丽莎白，偶然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近作《石榴树》，感觉不错就给了个较高的评价。她是已经成名的诗坛“大姐大”，他则是个——白朗宁是一个诗人，也是一个戏剧家。他喜欢用心理分析手法来描述故事。但这种尝试却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。有人说他有“精神病”，有人说他心理变态。更糟糕的是他的感情生活很不顺利，同居的女

友不能理解他、不断地折磨他。这种状况让他孤单而又绝望。尽管他有着健全的躯体，他也常常让自己像伊丽莎白·巴莱特小姐一样，幽闭在无人之处，一任桃花影落，碧海潮生。就在这当，他看到了伊丽莎白对他的评论：“举世难逢一知己，谁人解我曲中意？”——写作的人，得遇前辈的好评，哪个能不热血奔流呢？强烈的喜悦混合成澎湃的激情，他抓起笔来就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：“亲爱的巴莱特小姐，你那些诗篇真叫我喜爱极了……我已经说过，我爱极了你的诗篇——而我也同时爱着你！……”

接到信，她笑了，心想，真是个好激动的傻娃娃！爱我？爱我什么？我这个样子，还会有人爱？

向一个比自己大那么多的瘫痪的人示爱——他是她表兄的朋友，对她的情形，早已是一清二楚——他必定是一个任意妄为、无所顾忌之人，不然如何敢来撩拨这身有残疾、严谨孤寂的大小姐？

“轻浮少年！”哼，她只看得一眼，就把信撻开了。心里甚至有瞬间的反感：对残疾人都这么不庄重，可见这个人的轻薄！

是的，她把它撻开了，可是，过一会儿，还是从心里探出一只小手，恋恋地又把它捡了起来。“我爱极了你的诗篇——而我也同时爱着你！”这话，或许只是他的一时情热，但对于一个孤独了太久太久的女子来说，它如一道光，艳艳地照进她幽暗的心房。

哪个女子不怀春？诗人对爱的渴望，只会比常人更需要百倍、千倍、万倍！

如果，没有爱，我们的诗，写给谁？

何况，这是 38 年来，第一次有男人对她示爱！

就像春风第一次吹开百合，就像月光第一次照耀山林，那天，她第一次沉醉在“被爱”的幸福里，心潮起伏、热泪盈眶。她已经被上帝遗弃了 23 年、被黑暗囚禁了整个青春的弃儿啊，怎敢想爱神会来轻敲她的门？

然而，她毕竟是一个有教养的庄重女子，毕竟年近不惑，按捺下心头的种种潮涌，她只是给他回了一封谦逊、亲切的长信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心灵的共鸣是值得珍惜的——对于我来说，尤其值得珍惜……”

好了！有这么一句就可以了！给她写了那么冒失的信，原也没指望人家著名诗人会搭理，现在，不但在第二天就收到了回信，而且有了这么耐人寻味的话，那还等什么？

他的信源源不断地涌到了她面前。带着年轻诗人特有的兴奋、激动，带着年轻男人特有的热情、莽撞，他来了！他把自己缠杂在文学、艺术、生命、爱情、死亡等无人能解却也是无人不思的命题之中，不由分说地来了！都说知音难觅、相知难得，其实在层次相当的人与人之间不见得就真有多么难。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相似的寂寞，都有相似的情怀。她所想的他在想；他在想的也是她的思考。生命中有多少无言沉默的时刻，内心却如万马奔腾，我们多么希望说给人听，却轻易张不开口。书信，就是最好的传情达意的使者。四个半月，他们互通了几百封书信。信发出以后的每一刻钟都在盼望着回信。对于懂得的人，好句如好音，好音

衬好句，不见其人，但闻其声已如桃花灼灼。红笺小字，层层心事可生书。书信是打开心灵之门的钥匙。也是你我互相投下的诱饵。一来一往中，想不被征服都不能够。因为，我们需要这引诱，我们喜欢被彼此引诱。

书信互通到一定程度，彼此的性情、处境、想法都已经是熟悉得如镜中的自己。一种渴望已久的情感在蔓延生长。他们俩眼睁睁地看着这感情在日夜滋长，即使想要薙除，也早已无从下手，漫山遍野都是春天！

很自然的，他提出来要见面。可是，她说不。她坚定又软弱地拒绝与他见面。

不是不想见，是因为情怯、因为自卑、因为害怕，不敢见。

男女相见是朝思暮想的事，却也是一道坎。“见光死”比比皆是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人迈不过去“真实”这道坎。书信传情，是略过日常的平庸；劈面相逢，却是要我们卸掉所有的伪饰，胆小的人怎能不选择退避？

所以她拒绝了。感情是至纯至美的东西，她真的怕他吃不住这赤裸裸的相对，从她的生命里消失——如果，他真的离开，让她如何来度这没有他陪伴的岁月？

一次，两次，她都拒绝了，但到第三次，她挡不住了。他缠，他磨，他坚持，他说再不让他见，他会“死掉”！——哪个女子能受得了这扭股糖似的缠磨？更何况她想见他之心，哪里就比他少一点点了？

于是在 1844 年的春天，他走进了她的城堡。

缩在客厅沙发深处的她，因为情怯，紧张得瑟瑟发抖，像一朵在风中轻摇的栀子花。常年不见人不见阳光，使她有着深闺弱质特有的干净与娴雅。不仅不像是一个四十上下的“老女人”，相反，她那种羞答答怯生生的情态，使他感觉她像一个睡在篮子里的、需要人时时照拂的婴儿。一种强烈的保护欲油然而生。他俯身下来，抬起她的手，深深地行了个吻手礼……

如果先前他说爱她，那么肯定是因为她的旷世才华使他爱慕她的灵魂；现在，当他亲眼见到她，他才知道因为她的柔弱无助使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她的守护者！上帝派他来到世间，原来不为别的，只为让他成为她的守护神！

于是三天后，白朗宁的求婚信到达她手中。

独自对着那封信，她哭了个肝肠寸断，但最终她还是理智地拒绝，并请求白朗宁“不要再说这些不知轻重的话”，否则友谊也将无法维持。

早已恢复单身的白朗宁体恤地答应了。他知道她不是对他没有爱，而是自卑深重的她，感到无法减缩他们之间的那些悬殊。她不敢去拥抱幸福。

不谈婚嫁，不意味着爱情不再生长。他只是不逼着她立刻直面这个问题罢了。他对她的爱，比爱还要多一些，是一种掺杂了仰慕、怜惜、同情、欢愉、征服的感情。这感情犹如围绕着桃花的轻雾，让他们欲罢不能。依然是信件不断，连同一朵又一朵饱满娇艳的玫瑰花，他把自己的心、自己的一切，完完全全地摊在了她的面前。她感动地含泪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“我背后正有个神

秘的黑影在移动，而且一把揪住了我的发，往后拉，还有一声吆喝（我只是在挣扎）：‘这回是谁逮住了你？猜！’‘死。’我答话。听哪，那银铃似的回音：‘不是死，是爱！’”

当她写下这样的诗句，就意味着她终于相信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，真的是由于灵魂的恋慕为起始，跨越世俗的种种羁绊，两个人可以一起飞。

在爱的激励下，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故事发生了！——这个已经在床上瘫痪 23 年的女子，依靠着这个男人给予的那份爱，居然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！

要经历多少次跌跌撞撞，要忍着怎样的钻心疼痛，要多少恒心，要多少热望，才能让一副衰残之躯从病榻上爬起来？！

在没人的地方，当她无数次地跌倒又爬起、爬起再跌倒，当她一步一步探出脚步迈向幸福，任谁看见都会惊惧地瞪大眼睛，原来那早已经被太多人嘲笑，甚至鄙薄的爱情，真的具有如此这般强大的魔力！

有一天，大家都在。她慢慢地顺着楼梯走了下来。忽地一下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！……她！伊丽莎白！会走了？！

伊丽莎白满意地看着大家，调皮地笑道：“看你们这副样子！就仿佛我不是从楼梯上走下来，而是从窗户里走下来似的！”

白朗宁禁不住热泪盈眶！他疾步冲过去，生怕她跌倒，像抱着瓷器一样护住她。无须说明，作为男人、作为这场恋爱的主人公，他在瞬间就已经想明白，这个女子在背后下了多大的功夫，才终于“走到”了他面前？！这个柔弱的女子，在爱情面前是多

么刚强！

心痛，心疼，心酸，心跳，使他无语凝咽。

爱情是什么？是光！是力量！是活下去的勇气！是幸福的召唤！是——医我的药！

你是我的药，没有你，我永远不会好……

这珍贵的药，以一种迅猛的力道进入伊丽莎白的肌体，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。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一个卧床 23 年的女子爬了起来不说，竟然可以渐渐走下楼，踏上鲜花盛开的小径，沐浴在了灿烂的阳光里……

这是神迹？是传奇？是齐东野语？不不不，这是真实的爱情往事。

你是我的药，今生，我必须天天服用你。

当白朗宁第三次求婚时，伊丽莎白答应了。除了年龄，现在，他们俩之间已经没有什么阻隔。而年龄，如果当事人不在意，它算个什么东西？

可是障碍还是出现了。伊丽莎白的父亲，那乖戾的老人，坚决不答应他们的婚事。——他不答应他任何一个子女的婚事，以取消财产继承权相逼。他大发脾气、大吼大叫，把女儿伊丽莎白吓昏了过去。

苏醒后，伊丽莎白叹一口气：“爸爸，我不是孩子了，我已经 40 岁了。我在床上瘫痪 23 年，我好不容易遇到了生命中的爱——除了死亡能够使我们分离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拆散我们。”

1846年9月12日，40岁的伊丽莎白和34岁的白朗宁悄悄地举行了婚礼。没有亲人的祝福？没关系，我是我自己的主人，我们自己祝福自己！“如今，我再不追寻我生命中前半的样本，让那些反复吟叹、卷了角的书页放过在一边，我给我重写出新的一章生命！”

一周后，伊丽莎白带着忠心的女仆和爱犬，以及一年又八个月的情书，随夫婿渡过英吉利海峡，畅游欧洲，最终定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。她给妹妹写信风趣地说：“我一再告诉他，不要到处向人炫耀我们到过什么地方了等等，好像有个两条腿的老婆是件多么了不起的大喜事一样……”

婚后第三年，43岁的白朗宁夫人，生下了儿子贝尼尼。在孩子两岁的时候，他们回到了英国。但她的父亲却不允许她回家。他拒绝见他们，连孩子都不见。甚至把她写给他的信件全部退了回来。伊丽莎白苦笑着摇摇头，父亲可以不认她这个女儿，而她却永远不会怨恨父亲，拥有爱的人也拥有宽容。

白朗宁夫妇在一起生活了15年。15年柔情蜜意琴瑟和谐，15年流光容易把人抛。1861年6月29日晚上，他们在院子里坐着聊天，她和他谈心说笑，用最温存的话表达她的爱情。后来她感到倦了，就偎依在白朗宁的胸前睡去了。睡了几分钟，她的头忽然垂了下来。他以为她是一时的昏晕，但是她去了。白朗宁夫人躺在她最爱的人的怀里，离开了人间……

你是我的药，有效期15年。

从最温存的幸福里跌落到最惨痛的哀伤中，不到50岁的白

朗宁没有料到，他的爱与自己只有15年的缘分。用任何言辞都无法形容这个男人的痛楚。他独自带大了他们的孩子贝尼尼。在以后的20多年里，有很多女人喜欢他，他都拒绝了，他说：“我可以娶你，但你得不到我的爱，因为我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把我全部的爱埋葬在了佛罗伦萨……”

伊丽莎白，其实，你也是我的药。服用过你，我才更加懂得这人世的珍贵与美好。

伊丽莎白，下辈子，让我们还来做彼此的药。我要向上帝祈求，有效期，不要那么短，请给我们——长长的一生。

四千个春天

一个人如果 17 岁想要恋爱行不行？不行！所有人都会这么说，因为太“早”了；一个人如果 71 岁想要恋爱行不行？不行！所有人又会这么说，因为太“晚”了。

什么时候恋爱不早不晚？

他们说，那就是通常大家都能认可的 20 来岁吧。问题是，那个岁数，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认识自己、认识他人、认识爱？又或者到了晚年丧偶之后，仅仅因为年龄，就不应该再去好好地热烈地爱一场？——不管！反正你就得这么着来，否则就千夫所指！——我们的社会就这么“天真又可爱”地延续了一代又一代。

好在，历来都不乏为爱痴狂的“顶风作案”者。他们既非先知先觉的圣贤，又非雄才大志的英豪，他们只是因为“爱了”，所以，对这个世界显得不那么奴性、不那么顺从、不那么驯服，而是执意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，因此让自己的行为有了北岛那句诗的诗意：“在没有英雄的年代，我只想做一个人”！

大名鼎鼎的梁实秋就是这样一位践行者。

1974年，在美国，因为一场意外事故，梁实秋突然失去了陪伴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发妻。“梧桐半死清霜后，头白鸳鸯失伴飞”，人生至此，看看就要现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。谁能料到一个身患糖尿病、高血压等行将就木的老者，在半年后，即陷入一场轰动朝野的倾城之恋？

这场恋爱的女主人公，就是身为歌星加影星的韩菁清。于时，梁实秋“芳龄”71，她43，比他女儿都要小好多。隔着近三十年的时间之海，尽管他早已是久负盛名的大作家，是独立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中国译界第一人，是主编《远东英汉大辞典》等数十种英汉辞典与教科书的大教授，然而，就因为他此刻的年纪，刚到中年的她看他，犹如看张爱玲笔下那“三十年前的月亮，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，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，陈旧而模糊”。她哪里会想到自己有一天要成为他最后的爱？

命中注定，1974年11月27日，他们在台湾初相遇。人生最美就是初相遇时的一见钟情。那种感觉微妙又美好，几近于一种神秘，不可言传、不可与外人道，唯有当事人的怦然心动让彼此知晓：若没有缘，我们天天要见多少人，谁能轻易弹响你的心弦？而若是那有缘人，则必定如仓央嘉措的情诗所言：“这一世，我翻遍十万大山，不为修来世，只为途中能与你相遇。”

相遇之后不到一周，梁实秋排山倒海般的情书就来了！有时一天一封，有时两封，甚至三封、四封……两个月中写了二十多万字！对她的称呼，从“菁清女士”，到“菁清”，到“清清”，